



翻看钟兆云和他远在闽西的农民胞姐钟巧云合著的长篇小说《乡亲们》、何英的纪实文学《抚摸岁月》和陈家恬的《农事散文》《日落日出》，生活和泥土的芬芳即扑鼻而来，让人耳目一新。

三部作品均可视为作者的“自叙传”，因它们均记录了作者的生活足迹。出自一位客家妹子之手的《抚摸岁月》，所映证的是与时代同行，折射出乐观进取的境界与品格。钟氏姐弟合著的长篇小说《乡亲们》，则从更广阔的背景上描绘了闽西、粤东客家山乡60年来的变迁与错综复杂的矛盾。两部作品均描写了客家浓郁的乡情，客家的民俗与田园风光，原生态的客家方言及俗语，独具审美魅力。

在散文创作“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当下，陈家恬这部标明“农事散文”的《日落日出》一出现，就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因为它写农事，也写农具，写得扎实而独特。读了其中《番薯啊，番薯》《烧炭日记》等篇，确有眼界大开、沁人心脾之感。

参加福州乡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我再次坚定了这样的信念：生活是创作的源泉，优秀作品可能出于业余作者之手！

三部作品都让人感到震撼。《乡亲们》《抚摸岁月》表现的乡土风格、文化底蕴，尤其是在传统和政治生活复杂交织中表现出来的客家精神，让人回味无穷。

《抚摸岁月》题材上应归为纪实文学，展示了客家妹子在物质生活的贫困和女性歧视的重压下的坚韧精神，这种坚韧，交融着女性自我牺牲和自我奋发突破的成功，这种成功不仅是世俗的，而且带着某种精神的高

品味乡土

□林 怡

面对分布在广袤土地上的中国近10亿农民，在亘古未有的社会巨变中的当代乡土生活，当代中国作家该如何创作出能够为农民同胞们喜闻乐见的好作品？乡土们有自己精彩的故事，但必须靠真诚的作家来感受、来叙述。何英、钟兆云和钟巧云的创作实践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探索。他们没有回避当代乡土间纷繁复杂的矛盾和痛楚、腿腿和俗陋、困窘与无奈、悲凉与迷茫，在直面现实的同时，努力挖掘出植根于乡土中生生不息的真善美。正因为有着这些善良的“乡亲们”的努力和持守，中国的乡土才在历经长时间的各种动荡与坎坷的洗礼后，依然葆有向上和向善的力量。

乡村题材创作如何既关注现实，又“超越当下”？此类作品既是以作家与乡土的对话、与乡亲的对话，也是作家与历史的对话、与现实的对话，某种程度上说还是文明

与野蛮的对话，是作家与自己灵魂的对话。一部乡村题材的作品，如何全方位展示这些相互间的“对话”，这对作家是高难度的挑战。何英和钟巧云姐弟的作品都擅长写实。如何在与现实对话的“写实”中体现出“超越当下”的一面？一部作品如果能够在“写实”与“超越当下”之间保持某种张力，那么作品的意蕴会更丰富、更深刻。在《抚摸岁月》中，故乡荒僻的土地与山水秀美之间、大自然的青山绿水和乡亲们困窘的生活之间都形成了矛盾张力，让人有思考回味的余地。《乡亲们》中，作者叙写人与人之间的纠结甚至一些人物自身的纠结，这些“纠结”所形成的张力，深刻揭示了人性中某些共同的难堪以及在难堪中日子还得过下去的隐忍的精神力量。“艺术家的最高艺术追求是捕捉那种像神圣的面纱似的、悬浮在天国之神灵和艺术家的现实之间的气氛。”（巴顿·L·圣阿曼德语）对这种界于虚实之间的“气氛”的捕捉，使自己的创作能够在“直面现实”中“超越当下”，或许是这三位作者在未来创作实践中更有兴趣追求的新境界。

震撼和回味

□孙绍振

贵。其苦难和高贵都令人惊叹。作为原生态小说，《乡亲们》在带给读者阅读快感时也告诉我们，客家文化是一个非常深厚的矿藏，期待所有爱好客家文化、愿意在客家文化这块肥沃的原料土地上耕耘的文学人士挖掘开

拓。

对写出厚如金砖的《乡亲们》与《抚摸岁月》的作者，我在表示由衷佩服的同时，似乎嫌长了一点。海明威倡导一种“电报式文体”，“冰山风格”，在字面上看得见的只是其八分之一。《日落日出》有些章节接近了这点，但从整体上说，三本书在艺术上还有待精打细磨。如在叙述的繁与简之间有很深刻的规律性的东西还要长期地艰苦地突破。

《乡亲们》点评

《乡亲们》中的对话到位而生动，有的虽然土得掉渣，对非客家读者产生一些阅读上的障碍，但它是活生生的，鲜活得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就凭这一点拿捏语言的功夫，作者的语言功力就非同小可，这哪是一个农民能够写出来的呢？可除了农民，哪位作家又能写出如此地道的对话呢？这正是出道多年、乡村情结缠绕不去的作家钟兆云和他始终怀揣文学梦想的农民姐姐钟巧云珠联璧合的成果。

它是绿色的，是真实的，是鲜活的，它就像是地道地道的纯天然的乡村野菜，征服我的正是这种原汁原味的乡野气息。

——傅 翔

小说开篇从闽西乡村“围屋里的鸡毛蒜皮”起笔，整体结构决然打破惯常模式，以宝哥、大伯母、牛皮舅、两性人、王晃子等几十个“乡亲”人物为点，以诡异曲折的乡村秘史为线，点抛撒开去，线来凝结，既可单独论篇，也可浑然大成，构成乡亲人物的大辞典。艺术手法上借重地域文化特质和民间立场，尽力发挥新写实主义的强势，既有中国明清小说的畅晓、明快和跌宕，也有现代小说理念主导下烘托而出的含蓄、诗性和多蕴。叙事语言和人物语言更是锦上添花，通篇洋溢着闽西客家世情、民俗、小曲、乡风、方言、俚语。歌后语等语言载体独特的、排他性的、指向精准的地方文化氛围和特质，引领读者心灵的触角探入闽西乡亲与泥土间幽微、柔软的温情，感受到了他人难以企及、无从复制的具有钟氏姐弟风格的客家小村，以及小村的地气和乡气。

——秦 岭

血脉深情的关切与温情，是这本书的灵魂所在。无论是仅有初中文化、生活在乡村的姐姐，还是早已著作等身、名望过人的弟弟，他们对这片生养自己的土地饱含深情。他们对乡村生活有刻骨铭心的体验，对父老乡亲深为牵挂和关切，他们用数十年的精细体察，从眼到心，从心到笔，用朴素的语言，从容地叙述着这片故土和故土上的人们。正因为如此，从他们笔下走出来的是乡亲们不仅仅有淳于表层的质朴和善良，更有触及心灵深处的人性善恶。他们的追求与抗争、堕落与尊严、美与丑、善与恶，一幕一幕真实地展现给我们，令人读来既沉重又酸涩。整本书充满对底层生活的别样表达和悲悯，充满对人性的深刻挖掘和关怀。让我们在品味农民大众的疼痛和卑微的时候，从灵魂深处感受到贴近地气的踏实。

——郭 鹏

我从未在某一部小说中看到过如此之密集，如此之纯粹的客家话，这样的阅读近乎是走进了那个一条美溪环绕的闽西村庄，走进了那所生灵的土楼围屋，那里的鸡鸭对唱、人雀共鸣在我眼前演绎着，恍然而真实。

《乡亲们》中的语言可以说就是农人自家纺机上捻出来的手工棉线，质朴、天然，有着青山绿水的色泽，亦有着菜蔬果草的香气，当属“绿色环保”的文字语言。

——薛 舒

《乡亲们》富有浓郁的闽粤赣边的原生态山乡气息。这里有“父亲”的传奇人生，有“大伯母”的风流趣闻，有“光棍司令们”短兵相接的争斗，更有宝哥、发哥、“牛皮舅”、“土皇帝”以及“四类分子”的奇特故事，还有“路透社”经常传播的婚外情、痴心恋的风情往事。他们的相互纠葛、喜怒哀乐、迷茫困惑，为我们编织了一幅幅客家山乡独一无二的斑斓而迷人的画卷。令人感动的是，作者还以莫大的热情反映了改革开放带来的山乡巨变，洋溢着农民奔走在康庄大道上的豪情壮志。

——张永和

作品看似平常却苦心经营，散帧开看，是独立成篇的一个个故事，往整体上读，是对闽西某个乡村生存时空的一次集中打量，是关于田野历史与文化的一场阅读盛宴……如果没有“一线”的亲历，那些描写哪能如同慢镜头般无穷无尽地展开？如果没有“在现场”的努力，哪有笔下人物的血肉丰满和故事的精彩多变？姐弟俩将敬畏乡亲的热度、认识乡村的深度和生活积累的厚度一并融合并生动呈现。他们的创作也再次告诉我们，中国农村这片活力充沛、激情勃发的广阔天地，依然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命脉和家园，是一座鲜活而丰厚的文学矿藏。

——简福海

这部由一连串乡村故事缀成的长篇小说，写了自清末民初至新中国改革开放年代一个村庄或家庭的百年秘史。避开那些历史大事件，写出了农业社会沉淀千年的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心灵秘密。尽管“城头变幻大王旗”，但底层农民的劳作和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变化。只是在改革开放年代，旧的观念被摧毁了，那些以革命的名义制定的生活清规也动摇了。于是，人性在一种原始和宽容的土壤中自然展现和挣扎，一方面是如此原色的淳朴，一方面是如此快速的市场化、现代化，表现出一派城乡巨大差异中的独特乡土意象。阅罢，可感受到这部作品触及当代社会的深度。

——张 惟

这是一部实验性、尝试性的农村题材长篇小说，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故事既讲得不够“惊奇”，叙事链条也不够缜密完整，而这部小说的意义恰恰就在这里，作者抓住了最鲜活的生活碎片，虽然没有去除“毛边”，却反映了生命的本真。

——李正光 李林萍

看着窗外往来的乡亲们，闻着空气中播散的泥土清香，作者创作《乡亲们》这部小说的初衷，是想通过艺术形式，向人们揭示出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百姓的现实生活、农村的现实矛盾和种种问题，以期引起广大读者对农民精神需求、物质需求的关注，期望广大读者为亿万农民对美好、健康、文明、富裕生活的向往与追求而呐喊、助力。

——魏日明

《乡亲们》一个重要特点是使用了大量的客家话，这种富有特色的南方汉语分支在小说中如此生动且大规模地被使用，在大陆文坛上是第一

在山清水秀风光如画的青云山下召开“农村离我们有多远”研讨会，更有身临其境之感，作家笔下呈现的乡村风俗画与现实生活场景水乳交融地叠印在一起，引发我们的许多感慨与思索。

主办方开宗明义，介绍本次研讨会是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0周年的大背景下举办的，再一次表明《讲话》所倡导的文艺要表现时代、表现生活、表现人民大众的宗旨，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这次研讨以长篇小说《乡亲们》、长篇纪实文学《抚摸岁月》和农事散文集《日落日出》三部均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农村题材作品为研讨对象，以作家“走近农村、贴近生活、亲近农民”为话题，引申对

乡村叙事的新收获

□张胜友

于今日中国的“乡村城市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展开文学对话。显然，这是一个时代的大命题，又有别于经济学家、政治家们对农村改革的顶层设计，这样的研讨对于作家、艺术家们大有裨益。

非常佩服《抚摸岁月》的作者何英，她并未接受过严格的文学专业训练，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以极顽强的毅力和勇气“我手写我心”，原生态式地呈现

那个特殊年代、荒唐岁月的真善美与假恶丑，读来令人感慨唏嘘，生活永远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钟兆云是蜚声文坛的传记文学作家，已出版的《刘亚楼上将》《农民知己邓子恢》《项南在福建》《叶飞传》《辜鸿铭》（三卷本）等30多部著作，充分展示了他的文学创作实力；这次钟兆云与农民姐姐钟巧云携手合著《乡亲们》，呈现的是一部人们久违了地道的厚重的农村乡土小说，算是对生养他们的家乡故土的深情回报。陈家恬独辟蹊径、出手不凡，农事散文集《日落日出》一经问世，即引起业界专家们的一致赞誉，半年内再版两次，发行量高达3.6万册，证明转型期色彩纷呈的乡村农耕生活依然是文学写作的沃土。

唤醒了我们对农村生活的记忆和思考

□曾纪鑫

来。书中的图配得好，这些差不多快要消失的农具，对书中文字是一种形象的诠释。

三部农村题材的作品记录、见证了一段逝去的农村岁月与场景，展示了当代农村的生动画卷，不仅具有文学的意义，在历史学、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语言学、民俗学、农业学、植物学等方面也具有一定学术价值。三本书都取传统的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并透着浪漫主义、理想主义的情怀，具有一种难得的人文意识与悲悯情怀。它们的出现不仅是福建文坛也是全国文坛的重要收获，并为当下的乡村题材创作提供了话题、借鉴与思考。

真正的乡土在每个人心中

□钟兆云

个真实的社会情境。在这些现实面前，最重要的是诚实。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时代的一个切面，要更加有效地理解这个切面，需要把握住它的脉动。时代赋予作家，也是作家应该担当的重大责任之一，便是在诚实握住脉动的同时，不陷进农村边缘的泥潭，创作一批真实反映新农村的精品力作，勾勒出一片泛着乡土光彩的文学艳阳天，完成自己被社会赋予的使命与价值。

农村离我们有多远呢？它就在我们广袤厚实的内心深处，未曾离开过。由此，折射出另一个反问：我们离农村有多远？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重要的还不是陈家恬神奇地再现了那令人魂牵梦绕的旧物旧事，而是在他的叙述中深情地融入了他独特的个人阅历和感悟，尽管他标明这是一部“农事散文”——在日益城市化的今天，这已非常难得——我发现他写的却不限于“事”，而更意味着“人”。这是极可贵的。这些文字凝聚了作者对世代从事农业劳动的人们的尊重和敬爱，也展示了作为农家子弟的陈家恬风雨人生的经验，其中有钟爱，有欣慰，也有隐忍的无奈。

我注意到陈家恬在描写的农事活动过程中所展现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以及乡村普通对环境的呵护、对一切生灵的悲悯情怀——质而言之，是一种人性之美。

——谢冕

陈家恬有农民式的淳朴、执著。他笔下的文学王国由无数个实证的细节所构成，那些场景、对话、账单、趣事、对乡村事物的白描、叙述的口气等，无不透露出一种生活的质感。没有夸饰，拒绝虚构，他是把一种记忆写实了，写稳当了。而在这种密集的农事描述中，我们仿佛又在和一个理想国劈面相迎。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城市的喧嚣和热闹，却很少注意，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其实都隐藏着一个梦想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黄昏、凌晨、有花香、鸟语，有带着土地气息的食物，有充满人情味的乡邻关系，有希望，也有对大地的感恩……现代化把我们带到城市，没想到我们的梦想往往留在了乡村。当年我们要苦苦逃离的乡村，如今为何成了许多人向往的诗意的栖居之地？或许，家恬是想告诉我们，时代如此之新，而人心却依然如旧的。

陈家恬以自己的家乡为根据地，在家门口挖一口深井，从中源源不断地汲取精神营养，并开辟出一条与众不同的创作道路。他的这本书不仅具有艺术散文的审美价值，更带有某种考古性质的文献价值。我想，它既是陈家恬本人的自传、家史，更是中国南方的一座乡村博物馆。

——章武

全书不只是对农事农情的回忆、描述与升华，弥漫着浓浓的乡愁，还充满了对社会转型和转型之后快的城市化，以及以物质追求为中心的社会价值观念的深刻反思，其中对整个社会单纯追求技术、速度、数量的发展方式的批判尤为深刻。它针对普遍存在的价值观念的扭曲所阐发的真知灼见，无一不引起人们强烈的心灵共鸣。

——鲍国忠

作者的叙述文字总是透出农事真相的气息，使得作品的文字可感、可触、可摸、可体验，它直接把读者带入农事的记忆，带入番薯茎、烧炭山以及各种各样的农事炊火之中。这样的农事作品，就我的阅读体验而言是第一部。这可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不是文笔、力学所能造就的，这样的文字必须出自农事本身，由贫困时代的农事磨练而成……陈家恬笔下的农事劳动，没有辛劳的痛苦感，而是透露出浪漫与自由的欢欣，透着生活仪式的庄严气氛，这一点足以使他的作品跟其他人的农事作品区别开来。

——朱必圣

《抚摸岁月》点评

熟悉的和已经遥远了的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内心世界，将熟悉的和遥远的曾经支撑与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劳作技艺与具象物品，整理成文字，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包含了文明本身。为这，要感谢家恬和他的《日落日出》。

——何建明

家恬的文字无疑是质朴的，有乡土气息，有乡村的怀想，还有对逐渐远去的农耕文明的追忆。不忘本，诚然是不易的，当肯定。

——陈忠实

因是亲历，笔墨十分流畅、细致、真实。读起来，一如闻道家常，津津有味。作为散文，《日落日出》不独有审美意义，而且很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张 坤

《日落日出》点评

熟悉的和已经遥远了的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内心世界，将熟悉的和遥远的曾经支撑与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劳作技艺与具象物品，整理成文字，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包含了文明本身。为这，要感谢家恬和他的《日落日出》。

——何建明

家恬的文字无疑是质朴的，有乡土气息，有乡村的怀想，还有对逐渐远去的农耕文明的追忆。不忘本，诚然是不易的，当肯定。

——陈忠实

因是亲历，笔墨十分流畅、细致、真实。读起来，一如闻道家常，津津有味。作为散文，《日落日出》不独有审美意义，而且很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张 坤

《日落日出》点评

熟悉的和已经遥远了的是我们中国人今天的内心世界，将熟悉的和遥远的曾经支撑与推动了中华民族文明进程的劳作技艺与具象物品，整理成文字，无疑是一项伟大的工程，它包含了文明本身。为这，要感谢家恬和他的《日落日出》。

——何建明

家恬的文字无疑是质朴的，有乡土气息，有乡村的怀想，还有对逐渐远去的农耕文明的追忆。不忘本，诚然是不易的，当肯定。

——陈忠实

因是亲历，笔墨十分流畅、细致、真实。读起来，一如闻道家常，津津有味。作为散文，《日落日出》不独有审美意义，而且很有历史的认识价值。

——张 坤

《日落日出》点评</h2